

鹽水溪南

「誰謂河廣？一葦杭之；誰謂宋遠？跂予望之。」——詩經：衛風「河廣」

夏祖焯（夏烈）

有一隻金灰色帶黑斑點像是豹與狼混種的動物，棲在北部深山中多年。爬山的人遇過牠，見牠像金錢豹一樣快速奔跑，也能矯健爬上樹梢。他們辨識不出究竟是什麼類種，他們稱牠為「狼豹」。有一天狼豹開始向南行，由雪山山脈經大霸尖山進入中央山脈，橫走玉山山脈及阿里山脈下到曾文溪，再向南越過鹿耳門溪到達平坦流緩的鹽水溪畔，立在淺坡樹叢旁的大石上，默默望著一片起伏樓宇棲息的安靜城市，牠從不知人類稱那片樓市為臺南。

我並未想到會來臺南，那時交通不發達，由北到南幾乎一整天的行程。臺北高中畢業前最遠到竹苗一帶，那是兒時母親帶我去她家鄉，應是獅頭山。她的親戚務農，門前有一口井。因是山地，是不是耕梯田，就記不得了。

我在臺南遇到伊，最後結為連理。伊說我寫的文章全是臺北，應該寫一篇臺南或成大。因我倆在土木工程及石化工程界多年，基本訓練都來自成功大學。不同的是我是聯考分發，她是北一女保送。剛入成大並沒有新鮮感，因為我們北佬已經見過不少市面。加上那時大學相當少，臺北來的學生很多，似乎建中及師大附中畢業比臺南一中及高雄中學還多。因為彼時高中男生選擇出路好的科系，成大是原臺南工學院改制。男女生比例12比1，女生離家，大一多被學長追上，倖免者無幾。



那些年北部新生到成大一入學，就由學長成批帶去觀光(及見習)，路線簡單：先到中正路圓環如今「國立臺灣文學館」，那棟巴洛克建築原是臺南州廳，後為空軍供應司令部。下去沿主街流瀾商店，吃中正路16號「度小月」原店本舖。度小月相傳是百年前七、八月颱風季節，不能出海，漁民為了度過慘淡小月擺麵攤，並於攤前燈籠上寫「度小月」，遠近馳名，那隻肉燥鍋幾十年從來不洗。還有「大全成」及「小全成」二影院，小全成映西部片及武士道片，票價便宜，有台語發音，因為許多歐吉桑看不懂中文字幕，還「每場噴放明星花露香水」。



宮本武藏共三集就是在小全成看的。戲院附近有家理髮廳，我常光顧，老板禿頭，鄉下來的，為人和氣，手藝高，國語說得生澀。櫥窗上廣告字樣是：「男性的自然波」，旁邊四字是：「親切，叮嚀」。後面二字我認為是神來之筆。中正路走到底左街就是「沙卡里巴」（盛り場，サカリバ），日語是人群攤販聚集熱鬧場合之意。最著名的小吃是棺材板、鱈魚意麵和鼎邊趖。棺材板因型喻義，香港窮人窩居的「棺材房」也是因型喻義。

中正路到底右街有當時全臺南市唯一的計程車行。除了駐台美

軍，沒有人有私家車，裕隆尚未開始；汽油是打仗用的，不是給你揮霍的。那時臺南市電話號碼只四碼，也沒有幾家有電話，有了請問你打給誰？計程車行有兩隻電話，大字打在商店商牌上：3838及3388(台語唸)。想出這種號碼絕對加分。

女生導覽到此為止，因為再往裡走就是新町。新町在日據時代就已是「貸座敷」（妓館，台語稱「查某間」）群聚之地。那些螞蝗(保鑣，因吸妓女血而名)穿著寬鬆的白長褲白汗衫拉客，死拉活拉，但是看得出是大學生即不拉。而我們都是全國著名高中來的老實學生，初次到這種勝地真

是興奮、開眼、長識，學長們也覺得盡到牧羊的責任。

臺南古城當然有些古蹟。張光直出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時，我一直以為他與臺南市左鎮的考古有關，問過他左鎮是否臺東長濱文化的延續。他只淡淡的說他研究的是濁水溪及大安溪。無論如何，左鎮人可推到3千年前，因為只有化石，沒有文化遺址，三千年不算長，我倒想知道他們是漢人？南海人？還是外星人？

談到臺南，立刻就會想到赤崁樓、億載金城、臺南孔廟、安平古堡，以及近年成立的奇美博物館和國立臺灣文學館……等建

築。臺南建城上推至1620年代，由荷蘭人的東印度公司建「熱蘭遮城」(Zeelandia,今安平古堡)為貿易據點，也是全台首府。這個政治、經濟、文化中心的地位一直延續200多年，到清朝末年遷都臺北為止。所以臺南有「古都」之稱，又因清代設「臺灣府」以此為都而稱「府城」。荷蘭是臺灣最早的開發者及統治者，但如今荷蘭遺跡所餘無幾。而成功大學也因漢人鄭成功趕走荷蘭人而以「成功」為名，紀念延平郡王鄭成功開臺之功。許多人以為如此命名是八股字眼，反而沒想到是因鄭成功之故。臺灣曾被荷蘭、法蘭西、日本等國統治，但舉國多為漢人，又近中國，所以外族不可能長據吾土。成大博物館前有一片廣場，我向校方建議命名為「成功廣場」及立鄭成功像，才與成功大學名副其實。許多校友都支持這個建議。

「一府二鹿三艋舺」如今安在？臺南因安平港當年淤沙而逐漸被臺北取代，如今新建臺北港也可能取代基隆港的地位。日本佔據臺灣後並不重視臺南，那時交通不發達，臺北已在經貿上超過臺南，又離日本近，「阿本仔」當然繼續定都臺北，臺南附近只是建了許多糖廠。臺南是全國平地比例最大，地形最平緩的城市，氣候比臺北盆地乾燥舒服很多，而且有許多腹地，房地產的價格

是臺北的七分之一。我常想到，為何不遷都臺南持為政治及行政中心，潮濕、悶熱、擁擠的臺北做為商業及文化中心。如此南北取得平衡，才是一種健康的現象。美國在東部立國，但如今最富有發達的是西部的加利福尼亞州。加州開發得相當晚，經濟及工業卻遠超過立國的東部。實際上北京、臺北、南京這些國都全不臨海，靠附近港口做運輸一軍事上，國都在港口反而危險。

即使如此，1945年臺南還是被盟軍猛烈轟炸，市區及古蹟受到毀壞。轟炸的原因是因為日本海軍航空隊(二戰時日本無空軍，軍機屬海軍或陸軍的航空隊)以「臺南飛行場」做基地。如今，臺南還是重要的空軍基地，包括出名的雷虎小組。我還記得唸成大時看到他們操練「炸彈開花」的絕技，更是為蔚為奇觀，先進國家的空飛特技能比得上雷虎嗎？除了駕戰鬥機，他們還會打籃球，記得雷虎隊有一次來成大和校隊(不是系隊或班隊)友誼賽，相當轟動。我們都去瞻仰英雄，心想，這些人又會開飛機，又會打籃球，那可真是不得了。因為籃球員個子要高，但噴射戰機駕駛員卻不能太高。後來才知道，這隊裡有開飛機的，有修飛機的，還有擦飛機的。

李兄是略長我幾歲的臺北朋友，空軍官校畢業後在臺南基地飛噴

射戰機。我們在全成戲院見面時，他穿著神氣的空軍藍制服，胸前掛金色飛行章，身邊依偎著嬌美的妻子，是大家注意相當搶眼的一對。後來他飛大陸未歸，他母親一直認為他是被擊落，可能還生還。或是，起碼要收回他的屍骨安葬。但是大陸軍方堅持無擊落或失事紀錄。幾年後，他的摯友小方在美國告訴我李兄的妻子在美軍福利社(簡稱PX)工作，認識美軍發展出婚外情。美國佬向李兄攤牌，邀他隔天談判離婚之事。李兄告以明日要出任任務，延到後日。明日此去李兄未歸，小方認為李兄傷心欲絕，可能回程衝進臺灣海峽。美嬌妻嫁去美國，居然還寄了再婚照片給小方。小方告我時對這對「奸夫淫婦」頗為不滿。我現在寫出，沒有用意，只是臺南生活回憶的一部份。

成大四年生活一切平平，是橄欖球校隊主力球員，大二那年赴北參加大專聯賽，奪得全國亞軍歸。大二結束時曾因興趣關係，考慮轉學政大新聞系，但是沒轉。因為出身優裕家庭，養尊處優，自幼養成自由發展個性，如今離家生活，又唸自己無大興趣的工學院，必須面對眾多新挑戰，被迫與環境協調，不再隨心所欲，遂變得更負責任，學習到與人溝通，以及洞悉陰謀鬼計，臺南四年助我成長極大。這些磨練也令我畢業後在野戰部隊步兵

師服軍官役帶兵，到美國唸研究所及在加州打體力工都無怨言，應付自如，這就是一個臺北少爺在臺南四年打下的EQ及SQ基礎。那年代北佬對生活南部並不覺得稀奇，我不明白為什麼今天雙北學子及家長會認為離開臺北就覺得遠？高鐵臺北到臺南不是只有不到1.8小時嗎？

臺灣一共出了兩位諾貝爾獎得主，第一位是建中及成大機械系出身的丁肇中；另一位是李遠哲。後來成大出身的朱經武（曾任香港科技大學校長）聽說數度與諾貝爾獎擦身而過。這情形與日本第二的京都大學很像。然而京都大學卻產生了比東京大學更多的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得主。有人分析京都人口比東京少許多倍，是保守樸實的文化古城，容易靜下心來讀書研究。京都大學的師生一點不覺得遜於東京大學，反而努力以赴。成大的學生有些相像，所以連年被企業界票選為最受歡迎的畢業生。我個人深受腳踏實地的成大美德感染。更像京都大學學生一樣，以出身成大自豪，這對我後來能名利雙收影響不少。

臺南人口只有十分之一是「外省人」。但截止目前，我在南部講國語還從未被罰過錢。甚至還因是外省人而被特別禮遇。在那裡我結識質樸、友善、單純而保守的南部人，瞭解他們的習性及作

風，甚至獲得靈感。當年醫學院湯銘哲教授擔任教務長時，聘我任教成大，與他聊天，深刻的是他曾說過：『……反正南部人就是逆來順受的。』我說：『其實，我認為臺灣人也都是逆來順受的。』但是，為什麼，臺灣人逆來順受？

離開清華，回成大教授近代歐美及日本文學與文化，學校卻在水利及海洋工程系為我安排一間研究室，只因該系經費、設備及空間充足。我早知成大浩浩蕩蕩九個校區之一的安南水工試驗室，是世界最大的水利及海洋工程試驗場所之一。臺南附近有座烏山頭水庫，日人八田與一在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前建造，那時政策是「工業日本，農業臺灣」。烏山頭水庫興建目的，是將糧食運往日本母國及充作軍糧，臺灣人二戰時則多以番薯籤果腹。戰後該水庫歸國人所用，目前容量全國排名第8左右，大概是曾文水庫的六分之一，算不上大水庫。我曾困惑，八田與一的成就，能比得上我們自己建造的數十座水庫嗎？是不是我們忽略了臺灣水利工程師的辛勞與貢獻—只因他們是默默實地工作，不爭名利的一群？八田君為母國日本及征戰南洋而建水庫；這些臺灣水利工程師是為臺灣人建水庫。

我雖是歐美與日本文學(及文化)教授，當然也會注意到本土文學

活動。臺南的「鹽分地帶」文學已成為臺灣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名詞。記得吳新榮先生的後人曾聯絡我，要一些吳先生與先慈林海音交往的資料。我也看過蔡素芬的「鹽田兒女」，也認識她，卻無法把她的秀麗溫婉與粗獷烈曬的鹽田連在一起。但是，人為什麼要如其文呢？誠然，我也被認為是一個理性、不重視人的感覺、只強調公平、效率及達成目的者，所寫文章卻又被廣泛的領悟為感性及親睦。

17歲開始在臺北及臺南演了4年的「雙城記」。老了，又回來繼續演這場未完的戲。我在臺北城南的淡水河畔成長，如今在鹽水溪南的臺南工作，淡水與鹽水，臺北和臺南，可曾是我的天堂與樂園？或是鴉片？這些情節故事醞釀在一個幻想的世界裡，卻又期待登場為唯一的真實。時間帶走了記憶，記憶也帶走了時間，臺北的臺南，臺南的臺北，那些生命中深刻的體會是很難磨滅的。

我曾騎上一匹延平郡王贈予的戰馬，在嘉南平原逐日馳騁，那隻北部山區奔來的狼豹亦步亦趨跟隨。黃昏時分我們涉鹽水溪駐足河洲，戰馬低首飲水，我凝望落日暮靄中寧靜流緩溪之南岸，有一美目窈窕淑女隔溪以笑靨相迎。啊！那是我馬背攜回在溪之南的倩姿新娘，她將與我廝伴此生至海枯地老。